

# 願為人師的李威儀學長

■採訪：林美玲

曾經有這樣一個年代，所有的小孩在作文簿裡寫的「我的志願」總不外乎是科學家、老師或醫生。「我也不例外，我寫的是科學家。」李威儀學長大笑著說：「也不知道為什麼？大概那時候大家都這樣寫吧！」這個立志要當科學家的小孩，如今成了交通大學電物系的教授。

「其實我一直想當老師，」李威儀學長認真地說。「孟子不是說：『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』嗎？我就是那種「好為人師」的人。」有一件事可為佐證，學長念大三的時候，陳龍英教授為大二的學生開了一門『數位電子學』，因為他已經修過了，就義務開班授徒，「大概有五、六個學弟妹們會來聽，覺得挺有成就感的，可能我教得不錯吧。」電物七〇級畢業後，學長負笈美國攻讀碩士和博士，之後服務於美國研究中心兩年多，於一九九一年回母校任教於電物系，談到這段經歷，學長說：「那時候在美國，聽說台灣教授的任職機會不多了，就趕快申請，結果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交大電物系的聘書，於是我就回來了。」

十幾年前當學生，如今回來當老師，學長的感想是：「當老師和當學生真的不同，」他舉了個例子，「當學生的時候，上課打瞌睡總以為老師看不到，像我那時候還可以一邊睡一邊轉原子筆，自以為天衣無縫，等當了教授才知道，台下在做什麼，根本就一目瞭然，那一個學生在夢周公，都逃不過教授的眼睛。」學長笑了笑，接著說：「不過我是不會去抓那個學生在睡覺的，太不道德了。」

成為電物系的教授，同時滿足學長想當科學家和老師的願望。願望雖然是達成了，但是想像和現實不可能完全符合。成為教授之後，學長覺得：「大學教授和我想像中的有一些相同，也有一些不同。」他接著解釋：「有二點相同，第一、自主性高。在學校裡不像一般公司，有層級的觀念，大家都是教授，沒有人來管你。第二、不用和別

出生日期：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三日

學歷：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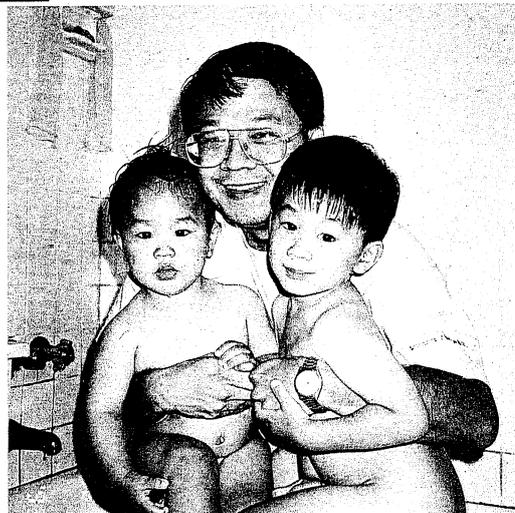
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電機所碩士

美國倫色列理工學院電機所博士

經歷：varian associates 研究中心工程師

現任：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副教授

# 李威儀



李威儀學長和他兩個可愛的兒子。（學長笑稱：這是友聲創刊以來第一張「三點不露」的照片。）

人比來比去。在其他行業，可能有分總經理、經理...等等職位，可是當教授，就是教授，不用和別人比。」至於不同點，學長說：「那就是校內爭執。原本以為當教授就是教書、研究，沒想到有人的地方就有爭執，無法避免。」即使教授這項工作和學長當初設想的稍有不同，他依然勝任愉快。「沒辦法，我喜歡教書。」

這個「好為人師」的教授，給人的感覺是隨和健談，當學生的時候想必有許多精采的故事吧！「我學生時代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大四那年（民國七十年）的梅竹賽。」學長興奮地說：「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。」那一年的梅竹賽非常受矚目，因為之前已停辦了一年。兩校學生摩拳擦掌，都想拔得頭籌，火藥味特別重。「我是辯論賽代表，比賽被排在最後一項，也就是第十一項，本來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緊張的，因為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，誰知道前面幾場比完，清交竟然是5:5平手，辯論賽成了最關鍵的一項，我們贏，交大就贏；我們輸，交大就輸。比得戰戰兢兢的，怕一不小心就輸了。宣布結果時，全場都摒息以待，最後獲知交大勝利時，我們都高興得差一點跳起來。」學長興奮地說。對許多清交兩校畢業的學長姐而言，梅竹賽常是他們學生時代不可磨滅的回憶，但是很少人能有李威儀學長這樣「刻骨銘心」的經驗，「如果硬要說我學生時代最大的成就的話，那場辯論賽可以算是吧！」

學生時代有難忘的回憶，那教授時期呢？「印象最深的，是有一次學生輔導室找我，當時輔導室認為電物系上有一個學生有些地方需要輔導，為了要了解他平常的行為，請當事人提出一位自認為可以信任的老師，「結果他選擇我。」其實學長當時和他並不熟，只記得這個學生曾修過課，「這件事讓我滿訝異的，其實他那門課被我當掉了，沒想到竟然還說我是『可以信任的老師』。」獲得學生的肯定，這個「一直想當老師」的教授略帶安慰說：「這件事很讓我感動。」

「我的志願是長大以後要當科學家。」作文簿上稚嫩的筆跡也許是人云亦云的結果；當老師，卻是長大之後始終如一的堅持。從一九九一年回母校任教迄今，已有四、五個年頭，在這條「願為人師」的路上，從「我想當老師」到「我喜歡當老師」，談他這一路走來的喜悅心情，學長的下一步應該是「真高興我能當老師」吧！